

子來了。其明說到這裏。子方把時間核算了一回。訝然道。哦。就在這時候失去麼。我不是在這裏喝過酒麼。其明慢慢的道。不是。你們這一席喝得最多。散席也最遲。當我們吃酒完了。見你們還在那裏猜拳行令。好不熱鬧。這時。我因要會親就先出去了。約摸又過了兩個鐘頭。裏裏外外的酒席。統統散完了。我睜着下人們收拾東西。我也覺得乏了。回到內室。休息了一歇。就見案上擺着一封信。子方兄。你猜這信是誰寄來的。他說的是什麼話。子方登時悟到了。便冷冷的說道。我已料到了。這信中的話。就是說要問你借這隻珠鐲。預備變了價。去辦賑濟。這發信的人。叫雪兒。可是麼。其明聽了。不勝驚訝道。咳。子方兄。你怎麼曉得這般詳細。莫非已經曉得了這賊的蹤跡麼。子方未答。忽見一個下人送進一封信來。其明接來一瞧。面色登時發青。兩只手掌索索地抖抖起來。他一面拆信。一面還顫顫地說道。這準是他的。這準又是他的。一時瞧完了信。驚得他身子直立起來。面色益發轉了灰白。口中不住的叫怪事怪事。子方見了這等情形。已知道這信一定是那雪兒寫來的。心中却不免有點驚異。只見其明把這信送給他看。子方接在手中。讀道。其明先生閣下。公富有資財。何爭此區區珠鐲。輒敢延聘偵探。謀與我輩為難。我輩非畏事者。而為閣下計。案不必破。而閣下之性命。日日處危險之中。甚無謂也。今惠偵探想已在尊處。閣下可與彼深思而熟籌之。究竟應作何辦法。乞蚤自為謀。毋貽後悔。雪兒謹佈。

子方看那筆蹟。正和自己所接之信。一式無二。但是他在這信中。已經瞧出了一個破綻。原來他那書法。雖然用鐵筆寫的。却還能辨得出是故意變換筆法的樣子。那筆意較自己的信。更不自然。因此他就斷定那雪兒必是不素相識的人。因怕筆跡被人認出。所以弄此狡獪。他又是很少密友。并找不到一個捉刀的人從這上頭看來。又可猜想這雪兒。或者真是女子。因為在現在的社會

。女子的交際。究竟少於男子。這人必因沒有可以信託的人。事可將自己筆跡。變化了一個樣子。藉此想混過人家呢。子方想到這層。一時却不說出口。便問那下人。這信是誰送來的。下人同說。是一個馬夫打扮的人送來的。小的也曾問他。從那裏來。他笑說。是虹口唐公館唐老爺着他送來的。小的原曉得唐老爺說。換了一個馬夫。打量他是來替前馬夫阿三的職務的。所以不認識他。便問你可要回信。他說。老爺唐在小花園等你們老爺。這信上統統寫着。叫小的送進來。他也不等回信就走了。其明聽了。一聲不響。儘是發怔。子方笑道。這人倒也調查得詳細呢。其明忽然問道。你瞧那馬夫談論珠鐲的朋友。他……一語未完。子方忙說。那決乎不會。他要做這事情。那肯在同一時間。向你道問這事。無緣無故。給你一個疑難呢。若果如此。這人的本領。也忒不濟事。那裏還能做出這等事情來啊。但是這犯案的人。我已經斷得定定的。他一定是我的熟人。其明失驚道。怎麼說。是熟人麼。子方不答。却把那雪兒給自己的信。送給其明看了一遍。說明原由。其明把那信。看了幾回。只是怔怔的。不發一言。忽見那送信進來的下人。還立在門口。便問他可聽見那人。有多大年紀。是怎樣一個身材。子方笑道。這去問他作什麼。這等大盜。也和他偵探一般。未曾出手。就先把他化裝本領。學得精而又精。他又不是笨人。難道還肯把這山真面目。給你瞧麼。其明兄。你不必查問這些。還是將這兒發覺失案的情形。再說給我聽一遍罷。其明把手一拍道。還有什麼情形。你瞧。我這幾天。忙得這像個人麼。不光是我。我們家這些人。男男女女。上上下下。誰不是忙得走頭無路。那個有這般細心。會設想到老太太壓來保存的珠鐲身上去呢。你要問我情形。現在我只能回答一句。自從接了這信。立刻就去找那珠鐲。可就不見了。連我也不曉得是怎樣失去的呢。子方笑道。既然如此。請你帶我到老太太房中看看。有無可疑的情形。可以作得線索的。

(未完)

本報星期增刊徵文 本報星期增刊按期刊載各種特號先期刊者倘荷以佳作見惠不勝歡迎刊出後每篇分等致酬概贈
現定每篇徵文 一元二角 八角 六角 四角 二角 一角 五分 凡刊登廣告者請向本報廣告部接洽
本報星期增刊編輯部(附刊)第四期增刊為聖誕號第五期為新年號

小說日報

中華民國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壬戌年十月廿九日 星期日

發行主任 徐枕亞 編輯主任 許廣父 增刊編輯 嚴美孫

今日本報第三期星期增刊戲劇號隨報附送如有遺漏請向送報人索取

本報廣告刊例

封面長行三行起碼每日每行大洋六角中縫同普
通長行每行四角後幅短行每字四釐長期面議

定報特別贈品

定閱本報一月大洋九角三月大洋二元六角半年大洋五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
七折(可領)本報一年大洋十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六折(可領)本報二年大洋十八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五折(可領)本報三年大洋二十五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四折(可領)本報四年大洋三十二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三折(可領)本報五年大洋三十九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二折(可領)本報六年大洋四十六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一折(可領)本報七年大洋五十三元贈清華書局廉價購書券

定閱本報諸君鑒

本報對於外埠定閱諸君逐日郵寄並無一份遺漏茲疊接諸君來函多有未收到之報請來片示明致本報倘有缺不在此限

本報徵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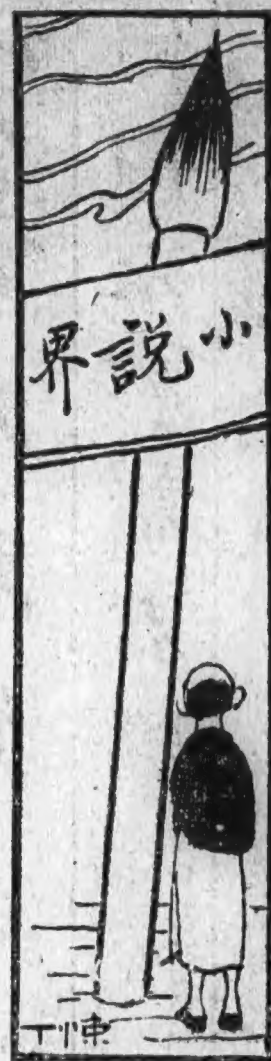
本報無論何欄均可投稿海內外同文如以鴻著見賜誠歡迎特訂條例如下(一)短篇小說以千五百字為限(二)長篇小說以萬字為限(三)詩歌以四句為限(四)雜著以五百字為限(五)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六)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七)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八)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九)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十)來稿請註明真實姓名及住址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本報特別啓事

本報徵求長短劇稿新劇
京劇崑曲均所歡迎短劇

本報登載各稿均有版權不准翻印及轉載



小说语

新小說和舊小說

廉子玉

中國人樣樣歡喜學外國式。想不到今日之下。連國家命脉所繫的文字。也要模仿西式起來。

如今我們就拿小說一部分來講。現在新舊兩派的競爭。已經達于劇點了。平心而論。兩派的性質。各有優劣。各有短長。並不能抹倒一方。專作門戶標榜之見的。這不是我騎牆取巧之談。實在近幾年來。兩方入主出奴。你非我是的爭潮。已經發過了幾百幾千次了。說來總是各有各的理由。各有各的見解。誰又能居中說一句誰是誰不是呢。

照我看來。像這等新舊競爭。將來終有優勝劣敗的一日。那麼。今日的競爭。也就是將來進步的先聲。這倒是小說界的好景象啊。

說到這裏。我却有一句緊要的狂言。向兩方勸說一聲。新小說就是新小說罷咧。並不是定要歐化的小說。纔算是新。若說歐化的小說。新近流入中國。比較中國的舊派小說。自然算得新了。但照狹義說來。歐化小說中。也還要分出新舊之別。並不是無論什麼小說。帶着點子歐化的氣味。就可以代表全部新小說。總而言之。

厓父賣文

吾友東越許廬父性奇慧好古文不讀秦漢以下書沈疔孟莊騷之學得其神髓今倦游返渥貧無以活而文亦益工余憐其窮而佩其文之工也強之粥文爲定潤例如左書文 染文 各一百五十元 傳記一百元序文四十元 跋語二十元 小品每篇五元及新體文均酌長聯二十元 小說文盲每千字五元 白話每千字三元 駢文詩詞及新體文均酌長聯二十元 壬戌孟冬之月莫山余沈亞代丁

婢女。一定是人家童養媳。不然。不會跑出來不去家的。又看那小女孩子的衣履。也還齊齊整整。不似婢女模樣。着實有點不明白。便掉轉臉問那些閒看的道。你們可曉得。這是誰家的女孩子。那些人多答道。不曉得。巡捕又轉臉問那女孩子道。你家裏的娘呢。那女孩子聽巡捕問起他的娘。哭得更兇。啾啾啾啾的說道。他不是我的娘。巡捕聽他的話。沒頭沒腦。也沒有方法想。閒看的人有幾個好事的。問那小女孩子道。你爲什麼不去家。那女孩子哭道。我怕。閒看的道你怕……話沒說完。猛從人叢中伸出一隻雪白的縐手。向那小女孩子。劈面打了幾下。拍……拍的響了一路。

(未完)

盜妻

(續)

● ● ● ●

慧貞女士

子方看完了信。順手將來。摺疊好了。仍就放在信封中間。又把那封面上的字。瞧了一回。自己說道。這信倒寫得不壞。是一個有學問人的口氣。字亦詔秀得很。但筆姿却不大自然啊。他那署名雪兒。這好像女孩子的名字呢。三娘點頭道。我也這般猜想咧。你瞧這事情該怎麼樣辦。可要打發人去問那冒家。究竟失了東西沒有。子方夷然道。東西自然一定拿去了。問也沒用。我們當偵探的。並沒自己送上門去的職務。他們既不來請。何必去找他們呢。三娘聽了。頓了一頓道。雖這麼說。但你和冒其明。不是好友麼。況且你才從他們家。喝了酒回來。難道他們失了這般珍重的飾物。也竟沒有覺察麼。子方聽了。仍是淡淡的道。等着罷。這案子你我是逃不了的。我倒不懂。你今兒個為什麼這般性急起來。我瞧你平常幫我辦案。總沒像今兒這麼有興。這是什麼緣故咧。三娘聽了這話。忙即顯出一段笑容。說道。果然今兒我對於這事。似乎格外有興味兒似的。也因這案子出在你的好友家中。所以格外關心一點。……一語未了。忽然壁上的電話鈴兒。琤

之。新是新。歐化是歐化。歐化果然新。也不必盡新。非歐化果然舊。也未必就無新理發生出來。因為小說的新舊。是在學理和精神上分別出來。並非加幾個圈點。寫幾個他字。就可以算爲標準的。所以現在的競爭。在新派方面呢。只許以新小說攻擊舊小說。却不能掛着歐化兩字的招牌。嚇唬舊派。在舊派一方面呢。也只能拚出精神。和真正的新派去抗爭。却不犯着用盡氣力。對於謬託歐化。假充新派的。施行抨擊。這才合於學理之爭。這才能穀得競爭的好處。

小説



董養拙

王理堂

有一天下午。上海青島路上。站着一位三十多歲的中國巡捕。精神十足的。睜着眼向四面觀望。猛地地看見左邊一百步外。來了一個十一二歲的小女孩子。獨自一人。在那裏站着哭泣。這位巡捕。疑他是迷路的。在理須盡指導的責任。於是忙走上前去問他。那小女孩子。看見巡捕來了。意思就想走。又不敢動步。巡捕就問他道。你哭什麼。你是迷路了嗎。那女孩子哭着搖搖頭。巡捕又道你家在那裏。女孩子哭着。用手向西指一指。巡捕又道。你認得家認不得家。女孩子哭着點點頭。巡捕奇怪道。你爲什麼不回家。跑在這裏哭。幹什麼。那女孩子哭着不作聲。看他意思。好像是害怕。又好像有極大的冤屈。極大的痛苦。這時已有左右人家。好多人走上來。圍着看。嘴裏喊喊喳喳的說。誰家的孩子。：好可憐。：好可憐。這巡捕心裏也想道。這不是人家

那那的響了一陣。子方緩緩起身。接了聽筒。問道。誰呀。那邊說道。你是惠大偵探麼。子方答道。正是。你可是冒公館麼。又聽那邊說道。我們是冒公館。……話還沒完。子方笑了一聲道。可是失了什麼珠鐲。要我惠偵探查案麼。這時三娘立在一邊。笑道。來了來了。子方忙笑着。朝伊搖搖手。叫別說話。却聽那邊換了一個人的口音。問道。可是子方兄麼。你怎麼曉得我失了珠鐲咧。子方笑道。其明兄。請別性急。我即刻就過來。細談罷。說時。掛上聽筒。吩咐預備汽車。三娘說要同去。子方却防那雪兒再有什麼舉動。叫伊守在家中。伊却不大願意。據伊的見解。那雪兒今天是一定不會再來的了。但是伊拗不過子方。只得罷了。子方坐上汽車。赶到祁齊路。其明公館內。其明接着。請他到花廳內坐下。子方問起案情。其明現出一面孔憂鬱的神氣來。說道。這珠鐲是先祖母傳下來的重寶。嵌着九粒珠子。每粒都有蠶豆那麼大小。說從前一家鹽商人家。破了產。收買進來的。彼時已經賣到十萬銀子。還算是便宜貨咧。傳到現在。差不多有一百五十年了。你想這珠子的價值。還說得明白麼。這珠鐲。向來都由家母收着。不肯輕易示人。便是內人。也只見得一二面。這次因為小兒完婚。我這位老母。伊老人家。忽然高興起來。拿給小兒瞧瞧。說道。看將來你的老婆。能孝順我。和你娘。我便把這件無價之寶。傳賜與伊。這不過是老人家一句開心說話。其實這東西要和伊脫離關係。憑是怎樣的孝順。伊也不見得能辦到呢。這也罷了。誰知說話的時候。有我的小女兒在旁。孩子家聽在肚裏。就當作什麼古事兒。講給人聽。本來我還沒有注意。一直到了今天。你們喝酒的時候。就有一個朋友。不曉得怎樣說起古玩珍寶的話來。當時我也在一桌兒喝酒。他就問我。這珠鐲的話頭。我說。你怎麼知道。他就說是我的女孩子說的。我雖怪孩子們多口。也還不在意中。因他們說得有興。我就將這珠鐲的來歷。和價值。約略說了一回。却死也不料就在這個時候。鬧出亂

報季說小

任主生先亞枕徐

價四三廉二一大

得後之零價一結四讓長面本
買入價購格元束集培篇金報
謂手一凡二淘中記如字二二
不篇或購茲有材篇秋裝三三
信趣計一集二酬其形為遠載集
請深一者三報愛之富情記短已
試萬言仍四閱全所版有各之都
總之左定集諸物也種不可多州
發行所清華書局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非訟事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
▲二弄一家一百號

▲執行職務種類民刑訴訟非訟事
▲事務所上海愛而近路均益里
▲二弄一家一百號

史淚鴻雪

是止二用不喜心有為此書

▲洋價一冊

▲洋價一冊

▲洋價一冊

▲洋價一冊

了版出刊月術幻

錄目期三第

北京何海鳴及李瀛洲蘇州葉天魂三先生題詞
玉良北京鄧鏡澄序文 幻術小說解讀 千里眼 杯中
換水 金錢鑽桌 飯內取出手帕 以耳代目 火柴化
帶與雀 藤繩吸瓶 猜物神術 滑稽幻術 男裝變女
孩 作怪之手帕 由一而二 猜瓜子戲 催眠術 穿
舌 雜法 信封中一牌變二 知牌神法 幻術目錄說明
洋一 總發行所上海克龍海路三康學社 每册大
▲三康學社打字科招生 男女分室 教授學費七
元每日練習二小時三月畢業每日六小時一月畢業

▲洋價一冊

▲洋價一冊

名虛

小說百範

此書集許先生新舊名著計百篇都數十萬言先生于新舊文學各種小說無不
由枕亞先生所選每篇名著計百篇都數十萬言先生于新舊文學各種小說無不
再收六折 實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 預約期滿三月出版 定價洋三元 預約只
再收六折 實洋一元二角郵費在內 預約期滿三月出版 定價洋三元 預約只

編人老峯龍

定鑒生先亞枕徐山虞

大觀文諸家名十六

無巫遊不而之宏共寓此書
發洋愧之戲臻風作富得言選
行定裝焉判文較各語多六文輯
所價一 名章之體世十十字今
清一 曰真近威而所餘自名
華五 大有人備趣不家晉迄
書角 觀小所無意經搜迄人
局 庶小著美諸見羅清

▲洋價一冊

▲洋價一冊

枕亞傑作

情小說余之妻

魂且瞠乎在後 遺論其全書十餘萬言 洋裝一冊 定價六角 發行所清華書局

天台山虞山二徐書約

駭之寶驚蛇驚之態著虞山二徐書約

▲洋價一冊

▲洋價一冊

▲洋價一冊

後之衣列傳

推崇之判因面梓以行世用公同好此書用筆深入顯出意在言外

▲洋價一冊

▲洋價一冊

▲洋價一冊



話電 六六六 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

雙雲記

(十二)

松陵趙眠雲著 海虞雙熱評

聞金公曰。弟常終隱三湘七澤之間。携此愛女而歸。惜公子不能與之偕行。為缺陷耳。且兩小無猜。相聚亦已多時。一旦判袂。開卷則誰與共吟。拈韻則誰與屬和。想別離之感。亦必有不能釋然忘者。勿謂為幼小無識也。金公曰。壽門醉矣。斯時壽門實飲已逾量。頗自覺酒後放言之失體。幸二人不在席。不然益覺冒昧也。凡此亦可見壽門之徑行直遂。恒有不自檢點。不自斟酌之處。大抵恃才之人。每多此病。所以才必範之以學。德可勝才。才不可使勝德也。語雖真情實理。而亦壽門少含蓄處之特徵也。又一日。壽門復大醉。謂夫人曰。我定二月中出都。小女與金公子。將有數年之別。元霄賞月。為二人特具酒肴。俾之對酌於妝閣中。代金公子設餞別之筵也。語時倩雲亦在座。夫人唯唯。明日以醉中語告。壽門則曰。既宜布矣。不可食言。食言反少痕跡也。夫人乃唯唯。火樹銀花合。星橋鐵鎖開。未幾而正月十五夜屆矣。暗塵隨馬去。明月逐人來。金公子如約而至。妝閣夜宴。儘許談心。驛路春遲。行且話別。雲士則曰。辱情妹寵招。自當敬承雅意。倩雲謂堂上以我兩人行將遠別。借元霄賞月。為一度離筵。正望雲哥以語言為贈。妹當敬銘五內也。雲士曰。他無所語。妹體弱善病。此後征車載道。勞瘁堪虞。萬望格外小心。無使遺憂堂上。昔孟武伯問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憂。自來尊屬寄居。於茲三年。凡因妹病而令伯父母不安者。已屢次矣。我猶知之。何況於妹。所以諄諄不敢略者以此也。倩雲曰。哥哥。藥石之言。不獨使妹知謹身以保健康。並使妹謹身以慰堂上。不至陷於不孝。自當感銘肺腑。不敢一日忘也。雲士曰。如此則我心亦慰矣。但未知妹將以何言見贈。尚望不吝金玉為幸。倩雲曰。妹才疏學寡。何有益君之言。願妹自去臘放學後。開中偶拈先儒理學書觀之。覺理境淵開。耐人尋味。因念讀書懷才之士。往往留心風雲月露之詞章。即所為能工。亦屬無補身心之事。開卷即誦四子書。而於聖賢精意。不深加體察。反愛慕後世浮薄之文詞。則何怪春華多而夏實少。世道人心。益不可問也。未知兄意何如。雲士瞿然起敬曰。高論高論。倩雲又曰。哥哥趨庭承訓。異日必為象賢無疑。妹所云云。不過用以質證。非敢謂捧土益山也。二人話別之言。皆深致其敬愛之意。與尋常兒女不同。於此見祝師子長之善訓迪。為不可及也。

評

雙熱曰。此回極有精彩。壽門縱酒狂吟。牢騷滿腹。雙雲銷魂話別。纏綿多情。此是精彩文字。妝閣離筵。擇言互贈。此又是精彩文字。

又此回多至理名言。可作格言讀。不可作尋常小說觀也。

第八回 南遷

雲士歸。以倩雲語述諸父母。父曰。不意小兒女乃有此見解。汝當深佩其言。此可見看有用之書之得力多也。宋太祖嘗言開卷有益。此至言也。然以今日衡之。當云讀有用書乃能獲益。蓋書肆中。每有不正當之雜著。與宋淫靡靡麗之小說。皆所以戕賊人子弟者。此

我雖是這般說了。但見采臣並沒理會。像是一定要他請的樣子。只低着頭想。口中還不住的咕囁道。這裏並沒有好館子。化了錢。吃不到好東西。倒犯不着。要便到半齋去罷。到你們棧房又近。我就回說。很好。準到半齋去罷。於是采臣立起身來。扣好了衣鈕。又進去看了一件馬甲出來。心虛悄悄對我說道。哥哥。還是我們請他罷。我見采臣已經出來。忙朝心虛嚀嘴兒。叫他別响。采臣走了出來。笑對心虛說。我們走罷。三人便一同出了店門。我要坐車去。采臣忙道。我纔起身。很想散散步兒。這裏到半齋。又沒有多路。何必坐車呢。我使不做聲了。三人緩緩地踱出盆湯弄。經過大馬路二馬路。轉灣過去。走到三馬路半齋門口。一路上我把他家給他帶的口信。說過了。又有我們家託他代買代寄的東西。一一告訴了他。又談了些家鄉近事。地方情形。不知不覺。已經走了許多路。抬頭

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二十九

東越許廬父著

見了半齋的招牌。我待要進去時。采臣忽然立定了脚。沉吟道。我想。你們既聽那呂小老板的趣史。這半齋中。他們一班人。都有帳的。常常跑來吃飯。說不定他們會碰了來。給瞧見了。倒不便。雖說沒有這般巧事。究竟是小小心一點好。我的意思。好在半齋就在永泰間壁。我們何妨把菜點了。叫他們送去棧房裏吃。一則講話舒服點。二則要茶要水。要輪坐坐。都寫意得多。你們瞧是怎樣。心虛笑道。采臣哥。怎麼學起老頭子派氣來了。光是吃殮飯。還講出許多寫意來呢。采臣未答。我忙朝心虛睜了一眼。接着說道。好極了。橫豎近在咫尺。叫菜也不會冷的。却樂得舒服一點。采臣便不說什麼。三人回到棧房。采臣要了一支筆來。問我們吃什麼菜。令兒說過是我的東道。你們不得爭執。我不覺鼻子管裏笑出聲來。笑話了。我們至親。還要這般客氣。真給人家笑死了。采臣便把筆

兒一擱。說道。你和我客氣。也算是至親的道理麼。我知道這是借你了的房間不好。我們還是外面去吃罷。我見他說道這句。只得答應。由他惠鈔。看他拿起筆來。接連寫了一個腐干絲。一個炒蝦仁。一盆鹽蹄子。便停筆不寫。又問我們吃點什麼。我因他自居主人。倒不好意思。只得又給添上一個鹽菜筍湯。便說。發了發了。采臣又要心虛點菜。心虛却不肯點。只得罷了。當晚茶房喊菜。茶房先替我們送上山。倒了三盞茶。每人又是一根香煙。這才接了菜單自去。采臣稱讚道。永泰的幾個茶房。實在都還不錯。你看他們招呼。多麼周到。我笑了一笑。因問。你才說的呂小老板。後來還有什麼奇文妙事。如今就請開場罷。我急於要聽。心虛笑道。采臣哥。你該從頭講起。以前的事情。我還沒有知道呢。采臣點頭道。這個自然。我得從頭至尾講給你聽呢。那呂小老板。名字叫做金生。

上海近十年目觀之怪現象

三十

東越許廬父著

他爹就是呂伯堪。他還有個叔子。叫仲達。那倒是一位正人君子。和他們父子完全不同的。伯堪近來。足足有了五六十萬產業。我的錢莊。現是地的大股東。還有大馬路一引金店。拋球場一引綢莊。也都有他的份子。他在慈溪鄉下。又有幾千畝良田。和許多房子。這都是他一手掙起來的。實在並不是掙。簡捷說一句。或許是拐騙搶奪。這四個字。倒比較確當一點呢。他雖有這麼大的家私。可惜只有一個兒子。這兒子就是呂小老板。呂金生了。據說還並不是與骨血呢。因他廿多歲上。伯堪的老太太。抱孫心切。和他媳婦王氏。就是伯堪的夫人。同去到什麼廟裏求子。和幾個賊禿們。做了幾天法事。回家之後。就求出這麼一件活寶來。剛剛這廟裏的和尚。不久就被人家告發。說他們借著祈子為名。好弄婦女。略勝財物。種種罪狀。大半是有證據的。過了一堂。就審定罪。把這些和尚都按律辦



藝林

讀送窮文書後

壬戌新春臨。讀昌黎送窮文。竊有感焉。以
身本窮人。讀送窮之文。不期爲之發噱。文
公此作。或以不遺於時。若有物隱於其
之故。託鬼以自憐。且一發胸中之鬱積。然
余食貧久矣。元元窮年。無聞無見。初不知
其有鬼也。既無昌黎之才。亦不能作文以送
窮。第覺處今之世。遍我國中。無處非窮。且
無人不窮。國則債台日高。民則擔負日重。
所不窮者。乘政握權者之私囊也。乃鬼亦憐
懼。不犯其人。不瞰其室。何也。

無名女子詩

(五) 枕亞手輯

陶令歸來醉冷香。碧天如水又重陽。二分紅
瘦三分綠。寫到秋痕筆亦涼。(菊花秋卉)
翠鸞吟破楚天秋。羅襪無塵夜月浮。一碧煙
波收不起。湘妃閑共洛妃游。(墨竹水仙)
疎香淺碧潤煙嵐。那許尋常翠羽含。玉茗堂
前分艷影。風神略似寶兒憨。(綠梅紅茶)
雨葉烟苗秀不羣。纖纖微暈黛螺紋。素心獨
蘊真香色。淡剪湘江一片雲。(墨蘭)

野乘

傳善祥別傳

(五) 丁嘯雲

須臾至一處。似是藩署。兩旁排立軍士。盡
裹紅巾。遙見暖閣大開。輿已停。內即迎
出一人。首九龍金冠。身黃緞蟒袍。年約三
旬。含笑謂雙士曰。數年一別。今幸先生無
恙。即攜手讓至花廳。左右獻茶。雙士亦不
知接受。心惶駭如入夢境。手足幾無所措。
其人慰之曰。某楊秀清也。因有求於先生。
故奉送至此。請勿見疑。
雙士驚定。聞言即起立曰。不知即是楊千歲
。有失遠迎。死罪死罪。秀清邀之入座曰。
先生何必過謙。部下一進省城。即令保護尊
府。想眷屬盡皆平安。莫受驚否。雙士謝曰。
感荷玉節保護。全家戴德。但頃云數年之
別。未免懷。不知曾於何處拜識。秀
清大笑曰。此事屈指四年矣。彼時義兵未起
。某改一星士裝。入城遍觀動靜。巧遇先生
。延之到府。爲女公子推算生命。先生尚憶之
乎。
雙士恍然曰。是矣是矣。其時小女年甫十三
。因身弱多病。亡妻聽信巫言。謂其命犯
冲。故煩王爺推算。今蒙飛輿見召。不審
有何鈞諭。秀清曰。論其後宮。不少佳麗。
惟正妻已亡。思聘一才德兼優者。以充正妃
之位。女公子命中。含有國嬪之兆。某自推
算後。即繫記在心。又聞張大勇(即張三)所
送選冊。頗觸前事。故屈先生來此面求。尚
乞金諾。

筆削

此君軒漫筆

湘帆

四川總藩姚一如先生。爲郡承時。因便回松
江。携有僮僕一人。不知何處得來。余從
兄文學竹虛。適有事赴郡。聞之。叩門求觀
。司閽者導入側廂。令坐待。微掩其戶。且
曰。若迫而見之。固自不難。但是物見人畏
。殊不足觀。不如俟其自出遊行。從窺其
潛窺。可盡得其情態。久之。其人果出。長
僅盈尺。鬚髮已斑白。左右探望。蓋畏貓犬
者虎狼。慮吞噬也。旋乃移步至簾前。延首
望天。狀有凝思。長嘆數聲。嗚嗚如鳥鳴。
竹虛趨出。欲近觀之。其人大驚。狂奔入
居小室。閉關堅拒焉。因視其所居之室。在
廳次間。矮小如長桌。設大門。以時啓閉者
也。昨歲至成都。掘謁先生時。先生爲鹽茶
道。忘詢僮僕人究竟。歷年已久。想早物化
矣。

筠碧館筆記

林紹樞原稿 張乙盧潤詞

許小歐云。一如以健爲令。丁艱回籍。服
闋。補仁壽令。孫補山相公。奏請帶往江
南。辦清漕。即於江南擢石柱廳。便道回
松省。是。凡二次。仲俱在家。未見有此怪
物。當是傳說。

游記

嘉興東柵鎮牛場濱。向有荒田數里。蕪漫不
治。田主王某。於今年招佃開墾。發古墓。
獲見金磚數塊。質地精良。有篆字文。款爲
大明隆慶二年。道路將軍李淮數字。又有白
鶴山人識。某年此墓當發數字。核計年歲。
適相吻合。而金質黯灰。似非後人所偽造者
。堪與家言。豈真可以憑信歟。可謂奇已。
此民國六年事。友人王某爲余言。

游魯小記

宜興徐淑

余於七月二日。赴全國農業討論會。到會
所假設山東省教育會。係新式建築。門前局
勢尤舒敞。四日午後。開成立會。會員實到
一百八十人。公推黃會任之爲主席。來賓

詩話

青坊詩話

(續昨) 古月

升菴曰。文道也。詩言也。語錄出而文與道
判。詩話出而詩與言離。而余更謂詩與言而

諧海

許子寓言

盧父

詩之道廢。夫三百篇與楚騷與十九首。未嘗
排對求工。而抒寫性靈。何等蘊藉。後世律
體盛行。爭以神巧見長。往往有出無。意
爲詞。仍不免易其意。另搜字而語。其
或欲爲一詩。先求隊仗工麗。再裝起結。其
或平居觀書時。遇有某典可對某典。愛其工
妙。拉雜成篇。是又因辭爲意。本不有詩。
而強之有詩。于是鉅釘塗飾之風熾矣。凡此
作者不自慚其醜。觀者相與標榜。亦不以爲
陋。蓋所以道性情者。豈有焉。故爲詩取真。
古體易真。近體難真。即古體中散行者易真。
排比者保無失真處。余嘗謂陶謝並稱。而
謝究不及陶。職是故耳。昔馬援往蜀。公孫述
。援與述同里。閉相善。而述盛陳陳陳延援
。援以爲子陽修飾過幅。如偶人形。此非底
蛙耳。乃到洛陽見光武。在宣德殿南廡下。
相與笑謂援曰。卿遊游二帝間。今見卿。使
人大慚。援頓首曰。前見述。述載而進。今
陛下恢廓大度。知帝王自有真也。竊以論詩
者有文淵衡人之識。是誠可與論詩矣。大抵
古體中有對句得之適然。仍自活潑潑地。原
不礙爲佳。故後之律體。有偷春格。轉謂高
致。亦取真也。世謂古體難。律體易。須知
作律詩。一氣揮灑。聲情兼至。運典屬對。意
到筆隨。而真自在。斯語也。必聽聽絕人。
胸儲萬卷。而後可。古來能幾人歟。然則余
謂詩之廢於律者。非律之不足爲詩也。大都
廢其真。故廢詩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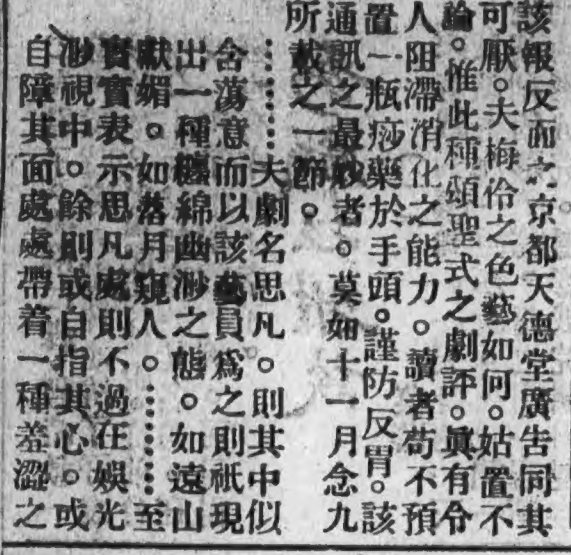
說家比戲子

在下是小說迷。又是戲迷。憑我滑稽的眼光。做了這篇小說家比戲子。實見所及。遺珠尚多。至於比得像不像。要請讀者自己去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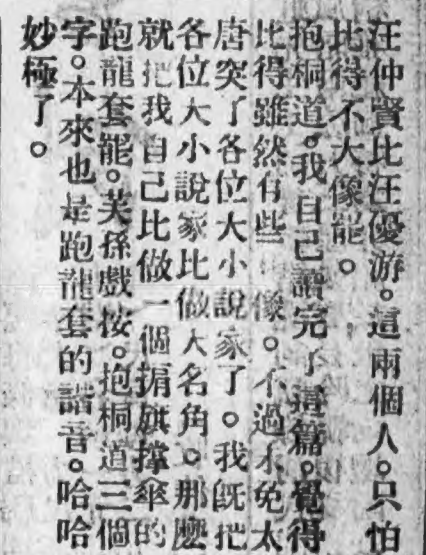
王鈍根比時慧賢。平襟亞比趙如泉。徐枕亞比凌憐影。朱鴛雛比汪笑儂。李涵秋比湯雙鳳。張含比我劉藝舟。林萃南比余叔子。沈禹鐘比劉永春。王尊農比馮叔子。許廬父比羅小寶。嚴獨鶴比夏月珊。張碧梧比白牡丹。朱瘦鶴比趙君玉。嚴笑俠比林樹森。鄭逸梅比王佩蘭。沈鴻冰比麒麟童。麒麟童在舞台比發明過鬼腔。江紅蕉比小香紅。鄭正秋比小阿四。何海鳴比楊小樓。胡寄塵比高慶奎。鄭子褒比金少梅。張桂綠比劉天奎。施濟羣比金菊芬。張丹斧比張德俊。冰心女士比張文範。程瞻虛比小蓮子。以有人把徐卓呆比徐半梅。

肉麻

美孫嘸我立刻做劇評家找戲不懂。新劇外行。却教我何從說起罷了。我看戲既看慣敲鑼的賣芝麻糖。評劇也不妨評捧角先生。某小報連日載香港特約小通訊。專記悔事盈篇累陷刺刺不休幾與



◀ 目 面 來 本 之 王 親 艷 粉 ▶



下去。去有若干距離。那是不問的。
。一本一本編下去。那本主兒狸貓換太子的事情。早已做完。現在做的。就是貓尾。可以照着七俠五義續下去。七俠五義完。還有小五義。宋朝的事情。還有元朝。還有明朝。還有清朝。只管一本一本可以接下去。這貓尾真有無限之長啊。我想狸貓換太子倘演到一千幾百本時。大概可以把它宣統

丁煉

我因為歡喜聽留聲機器。人家就送我一兩個更迷的別號。後來甚至他們賣留聲機器的時候，公司也曉得了。有時收音的時候就寫信來問我什麼人唱什麼好。那個角兒該請來唱。那個角兒不應該唱大半都來問我。但是我自個實在是一知半解。那裏配得這個問職務。所以有時只得找這所好的。與他們點了幾次戲。如羅小寶的武家坡。王又宸的哭靈和出箱。高慶奎的戲迷傳和八大錫魚藏劍。(此片尚未發售)馬連良的南天開山府(未售)天雷報(未售)清官閣。白牡丹的醉酒等。還有小調兩種。也是我經手的。一種是蒲林四小姐的無錫景。一種是王美玉的小調。不過當時王美玉共唱三張。已出的兩張。是他們自己定的。另外有一張叫上海景。也是我點的。因為該公司經理聽信了他們同事的話。說美玉的對口。寶玉聲音不大好聽。預備不出。但是照我大聽的。成績說起來。實在比那張張欣生的五更調要高明得多了。我很替他們可惜。但是我的家裏。還有一張。足以解解悶。白牡丹所唱三段張中。以醉酒一張最好。大以二張更佳。西湖主與樊江關一張(未售)亦好。惟玉堂春差些。不過這回收音的西人太折爛污。把他聲音加響了不少。因此不大懂戲的人們。不喜聽的。收音西人的意思。購唱片的人。大概歡喜要響。所以他就把他的唱片加響了。加響的法子。是在電鍍銅模的時候。將紋路爛得深些。聲音就大得多了。老生大面等。響點還不刺耳了。

諸位只要化一對老鷹洋就可以換到一頂冬令戴的帽子價廉物美機會難得諸位與其儘看狸貓換太子還不如去拿老鷹換帽子 上海廣東路麟章莊

朱冰蝶

容。是於正面文字中而仍不自貶其風格。記者於斯。益自信劇師之說爲不誣也。

讀此節。我不能佩服這位先生落想之奇。措辭之妙。鬧着沒事。也來摹倣他一段。

……夫事名出恭。則其中似含有臭意。而該藝員爲之。則祇現出一種努力擠眉之態。如幽溪漲綠。如隙月流黃。……

•

骨化神酥。舌端上不由自主的翻出一個好字來。我這纔明白。所謂天仙美人。不過是善使眼波的代名詞。什麼看戲啦。聽戲啦。也無非是去領略姨太太的享用餘下來的幾轉秋波的滋味罷了。

▲鼓娘金小香墨蹟

秋盡江南草木凋
二十四橋明月夜
主人何處鼓吹簫
邗江金小香寫

幾十天。吃盡當光。連

唱戲的紅角兒。誰也知道他賺錢容易。像梅蘭芳此番到香港去唱

▲轉入後頁